

文学研究与争鸣

中西文学中的人鱼形象考论

黄雪敏

【提要】中国与西方都有关于人鱼的传说，这些传说成为文学创作中丰富的素材。中西人鱼在神话传说中具有危险、诱惑的特点，成为文学作品中表现爱欲—死亡主题的载体，反映了先民对于水下生物既爱又惧的复杂心理。由于中西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差异，中西文学人鱼形象对爱欲—死亡主题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

【关键词】人鱼 中西比较 爱欲—死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2-0094-05

人鱼一般被认为是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水生生物，上半身为人的躯体，下半身为鱼尾。人鱼在中国被称为“鲛人”，在西方则被称为“美人鱼”。在中西文学作品中，人鱼的形象多有出现且各有不同，在作家笔下呈现出种种诱人的审美魅力。

一、人鱼外在形象的发展与演绎

中国古代文献对人鱼有许多记载，从一般笔记文献到文学作品，人鱼的形象从远古到近代不断丰富和拓展。

《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胸国，皆郁水南。注：离耳，饒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雕题，黥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其中的鲛人外表是人头鱼身，长着四只脚。《山海经·北次三经》说得更为仔细：“又东北二百里，曰龙侯之山东，无草木，多金玉。泱泱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鱼，其状如鯀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痴疾。”^①根据该鱼形状和叫声的描述进行推断，《山海经》记载的人鱼很可能是现实中的鲛鱼，即“娃娃鱼”。由于《山海经》作为“语怪之

祖”的巨大影响力，遂成为后来民间文学中“人鱼”传说的根源。

晋代张华《博物志》云：“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②张华所说的鲛人，亦作蛟人，就是中国古代民间传说的人鱼，它们哭泣的时候，眼泪会化为珍珠。郭宪《别国洞冥记》也说：“味勒国在日南，其人乘象入海底取宝，宿于鲛人之宫，得泪珠，则鲛人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这两则引文的内容和《山海经》的记载大致相仿，只是增加了“泣珠”的说法。

人鱼的形象经过后人不断加工和不断完善，到了宋代就更加丰富了。宋代丛书《太平广记》对人鱼也有记载：“海人鱼，东海有之，大者长五六尺，状如人，眉目、口鼻、手爪、头皆为美丽女子，无不具足。皮肉白如玉，无鳞，有细毛，五色轻软，长一二寸。发如马尾，长五六尺。阴形与丈夫女子无异，临海鰥寡多取得，

① 《山海经》，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9页。

② 张华：《博物志》卷2《异人》条，转引自《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下文《别国洞冥记》和《述异记》亦引自该书。

养之于池沼。交合之际，与人无异，亦不伤人。”^①《太平广记》关于人鱼的说法比之以往更为详细，其人鱼形象也更加拟人化，尤其是想象性的将人鱼描绘为美丽的女子模样。而《太平御览·珍宝部二·珠下》引张华《博物志》云：“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绡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它们所织的绡，就是鲛绡。《述异记》卷上云：“南海出鲛绡纱，泉室（指鲛人）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余金，入水不濡。南海有龙绡宫，泉先织绡之处，绡有白之如霜者。”这二则后出的记载，则更具有故事性和野史性，可能是后人根据传说进行的艺术加工。

在西方，人鱼主要以美人鱼的形象出现，关于它的传说也跨越了漫长的历史和广阔的空间而广泛流传。

早在古巴比伦时期就有一些关于人鱼神的传说：人鱼神欧尼斯具有人类的相貌，戴着鱼头形的帽子，披着鱼皮似的长斗篷。欧尼斯的配偶是月亮女神阿塔佳提斯，是最早的女性人鱼神。海妖是希腊传说中的另一类怪物，对美人鱼原形的形成也颇有影响。实际上，后来的民间传说中海妖同美人鱼几乎是同义词。古希腊神话中的人鱼形象是海妖塞壬。在希腊神话中，塞壬是河神埃克罗斯的女儿，是从他的血液中诞生的美丽妖精，因为与缪斯比赛音乐落败而被缪斯拔去双翅，以致无法飞翔。失去翅膀后的塞壬只好在海岸线附近游弋，有时会变幻为美人鱼，用自己的音乐天赋吸引过往的水手使他们遭遇灭顶之灾。在这个神话里，塞壬以“半人半鸟”的形态出现，但作为海神，鸟和鱼可以互相转化，所以塞壬的故事仍可认为是美人鱼的传说。^②

在欧洲各国，人鱼故事也颇有市场。德国传说及诗歌中常提及到美丽人鱼罗蕾莱。她经常会在天色昏暗的时候出现在莱茵河畔，用她冷艳凄美的外表以及哀怨动人的歌声迷惑过往的船夫，使其分心而失去方向，最后沉入河底。歌德《渔光曲》记载，西方民间传说中有水妖尼克斯以歌声诱惑渔人沉溺于水，仍然类似于塞壬的传说。在波兰民间传说中，很久以前的

波兰国王齐格莱蒙游历全国，因被华沙的美人鱼美妙动听的歌声所吸引，决定迁都华沙，故此美人鱼成了华沙城的象征和守护神。斯拉夫人心目中的美人鱼也是既美丽又可怕的。斯拉夫民歌唱道：“她们赤身裸体在水面上嬉戏，身上拖着乌黑的发辫，她们高耸的胸脯在浪花中抖动，河水缓缓流去，默默无言……”。^③

二、人鱼“母型”的复杂及其神秘与诱惑感的缘由

世界各地，尤其是沿海、沿江地区，都有关于人鱼的传说。在认知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被误认为是人鱼的海兽可能有大鲛（因为发出的声音像人类在哭泣）、儒艮、海牛等水生动物。从神话学的角度看，这些动物是人鱼的“母型”。

我国古代沿海流传着许多关于凶猛海兽的传说，《太平广记》水族篇对此作了比较详尽的记载。它转引《博物志》云：“南海有鼉鱼，斩其首，干之，啄去其齿，而更复生者，三乃已。”又记录了“鳄鱼”这种生物：“《南州志》亦云然。又闻广州人说，鳄鱼能陆追牛马，水中覆舟杀人，值网则不敢触，有如此畏慎。其一孕，生卵数百于陆地，及其成形，则有蛇，有龟，有鳖，有鱼，有鼉，有为蛟者，凡十数类。及其被人捕取宰杀之，其灵能为雷电风雨，比殆神物龙类。”另外，还有“一日逢鱼头，七日逢鱼尾。鱼产则百里水为血”的东海神鱼、“蛇及山被吞俱尽，亦不知吞者是何物也”的南海大鱼、台州能打赢巨蛇的鲤鱼等。

儒艮、海牛作为人鱼的“母型”，同样具有神秘未知而危险的意味，这是人类对人鱼这种未知生物充满神秘感与恐惧感的重要原因。但人类对海洋、江河以及水生生物的情感并非一味地恐惧，而是恐惧与依赖兼而有之的矛盾心

① 李昉等编著《太平广记》卷464《水族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参见朴海宇《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转引自箫兵《美人鱼·性、生命与死亡的意象》，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99页。

态。水产作为沿海、沿江地区重要的财富来源，在当地居民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心理反映在人鱼传说中，使人鱼形象具有“财富”的象征意义。例如张华《博物志》记载鲛人泣泪成珠的报恩故事，《述异记》记载鲛人潜织绡纱的故事。这两则故事的人鱼形象都从现实生物鲛鱼置换为虚构的鲛人，象征河海为人类带来物质财富。这也是人鱼形象具有诱惑性的原因之一。

人鱼形象具有诱惑性的更重要原因在于，鱼、蛇、水作为与“风情”有关的特定话语符号，具有性与生殖的象征意义。神话传说中的人鱼多是具有美丽外表和摄魂歌声的女性，无论有意与否，她们外表、歌声常常与死亡相联系，构成爱欲导向死亡的固定模式。学者丁乃通指出：“能给男人以富贵荣华，同时也给人带来灾祸的女精灵可以追溯到巴比伦女神伊士塔……由于初民们对性爱既渴望又害怕，这种矛盾的心理造就成了这个女神的双重性格。”^①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神话传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材料。千百年来“人鱼”作为一种文学的原型被不断地解读和重新创造。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与集体无意识的思想不可分割的原型概念指的是心理学明确形式的存在，它们总是到处寻求表现，神话学研究称之为“母题”。^②人鱼传说以各种形式表现“爱欲—死亡”的母题，为此荣格在他的著作中有过专门分析：“娃娃鱼（迷人的动物）是一种神奇女性的更本能化的变形，我把那神奇的女性称作阿利玛，她是一个海妖，一位美人鱼，一个变成了树的山林水泽之仙子，一位优雅的女神，或者是艾尔金的女儿，或者是一个女妖，或者是一个女魔，她迷惑年轻的男子，从他们身上吸收了生命。”^③

人鱼的故事在中国有很多变体，因为鱼、蛇、龙三者之间是能互相转化的。据《山海经》记载，颛顼化为蛇，蛇化为鱼。^④因此在中国和印度大量出现的蛇女、龙女的故事，大体上仍可认为是人鱼的故事。这些蛇女或龙女，也都具有人鱼的特点和性格。一方面，作为危险而极具诱惑力的象征，美女蛇在民间传说中以勾

引、杀害男子的形象出现。另一方面，民间传说中也有性格温存、心地善良的蛇女和龙女形象，在她们身上更多地寄寓了人类对真挚爱情和美好生活的渴望。如《白蛇传》里为报答许仙前世救命之恩而幻化成人形的白素贞、《柳毅传书》中被黄河君虐待的龙女、《西游记》中痴爱着唐三藏的龙女等。

《白蛇传》作为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其思想内涵深深地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的土壤之中。故事中蛇女白娘子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由《西湖三塔记》中的凶残冷血、专食男子心肺的“害人精”，到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尚未退去妖气、处于正邪之间的大胆追求爱情的叛逆者，再到方成培剧本《雷峰塔》中的温婉善良、美丽动人的贤妇的演变过程。白娘子从“害人精”到“贤妻”的形象演变，是一个以传统封建道德观、女性观为准绳的规范化、美化过程，但这样的过程并没有完全消解其内在的矛盾性。在她的身上，我们仍可以看到类似人鱼传说的生与死、爱与憎、美与丑的对立冲突。美女蛇与生俱来的致命的危险同样体现在白娘子身上。婚后许仙在意外见到白娘子的蛇体真身后惊吓而死，这体现了人类对于蛇、鱼等水下生物原始的恐惧心理。水漫金山事件作为一个隐喻，将人鱼、美人蛇的危险而具有诱惑力的特征投射到爱欲与生命层面，揭示爱欲—死亡主题内在的张力与矛盾。

凄美的人鱼形象也出现在中国诗歌中，“鲛人”、“鲛绡”成为典型的意象，“泣珠”、“织绡”的典故被广泛“运用在中国诗歌之中，借此表达凄苦的心境或渲染凄冷的意境。例如，杜甫的《雨》（之四）云：“神女花钿落，鲛人织杼悲。繁忧不自整，终日洒如丝。”那落花就

① 转引自王立、刘莹莹《试论白蛇传故事的嬗变》，《辽东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② 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③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5页。

④ 萧兵：《美人鱼·性、生命与死亡的意象》，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是神女经过之后遗失的花钿，而绵绵的雨丝是鲛人含悲织就的轻纱，表现诗人悲伤烦忧的心境。顾况《送从兄使新罗》诗曰：“帝女飞衔石，鲛人卖泪绡。”刘禹锡《伤秦姝行》诗云：“冯夷踣蹠舞绿波，鲛人出听停绡梭。”最为我们所熟悉的莫过于李商隐《锦瑟》中的“沧海月明珠有泪”一句。这句用了“鲛人泣珠”的典故，“沧海”、“明月”、“珠化泪”的意象都与人鱼（鲛人）相联系。诗人用此典故向我们展示了他的迷茫惆怅与感伤，从中也可以看到李商隐执着而超脱的诗魂。“鲛绡”指传说中鲛人所织的绡，可用作拭泪的手帕。它作为意象出现在中国诗歌之中时，作者借助于它不用直接写落泪却能表现主人公的悲苦心情。如陆游《钗头凤》中的诗句“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红楼梦》中黛玉赠给宝玉的题帕诗中写到：“尺幅鲛绡劳解赠，叫人焉得不伤悲”等等。

西方文学中最为人熟悉的美人鱼故事是安徒生笔下的《海的女儿》。“海的女儿”是海底的人鱼公主，本可以在那深蓝色的海底世界自由自在地度过三百年的岁月，然后化为泡沫，结束她无忧无虑的一生。但小人鱼为了获得人的灵魂，放弃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忍受着把自己的鱼尾换成一双美丽的人腿所带来的巨大痛苦，热恋一个人间的王子，希望通过和他的爱情能分得一份人类的灵魂。但这个王子最后同一个人间的女子结了婚，她的希望破灭了。如果她仍然想成为“海的女儿”，继续度过她那无忧无虑的三百年的岁月，就得杀死王子。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却自己投进海里，化为泡沫。这是一个凄美哀怨的爱情故事，美人鱼在爱欲的驱使下拯救了将要失去生命的王子，自己却最终走向了毁灭。生与死、爱与憎的冲突贯穿于这部关于人鱼的童话中。相比较而言，中西文学中的人鱼形象同样具有悲剧性审美意识，但是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别，即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鱼形象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同时和中国伦理意识的逐步体系化、制度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安徒生笔下的美人鱼是为了个人的幸福与爱情而奋斗，她的悲剧性来源于

个体的追求和欲望；中国的鱼女、龙女也是为了个人的自由与爱情而奋斗，其悲剧性却来源于社会的伦理压迫。

三、人鱼形象内涵所反映的中西民族文化心理差异

特定的民族文学中的母题是该民族文化审美心理（包括人生观念、价值取向、情感模式、审美体验方式等）的集中体现，它以审美的方式展示了一个民族的成员对于人与世界的独特态度与把握方式。^①荣格认为，原始意象或原型对于所有民族、所有时代和所有人都是相通的。它们是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遗迹，是重复了亿万次的那些典型的基点和浓缩。^②人鱼的原型蕴含恐惧、诱惑的因素在中西文学作品中因为其产生的原因大致相同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人鱼的故事显示了爱欲与死亡、眷恋与恐惧的冲突，这几乎是所有人鱼故事一致的主题，所以“爱—死亡”是人鱼故事的母题。任何母题都以某种惯例的形式存在；但反过来说，任何形式或模式都不是没有意味的“形式”，它实际上是克莱夫·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积淀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心理与情绪意味。在对待爱与死亡的问题上，西方和中国因其民族文化心理的不同而有了差异。

希腊神话中，维纳斯从海中诞生，有时幻化成鱼，本质上仍是“海人”或“鱼人”。小爱神爱罗斯（罗马名为丘比特）是由维纳斯和其父宙斯乱伦所生。由于他是“罪恶的果实”，宙斯要毁灭他。爱罗斯一出生便被扔进河流里，但他却能像鱼儿一样游泳，展示他生命的力量。维纳斯将爱罗斯藏于密林，由母狮哺养。所以爱罗斯带着狮子的凶恶，又能游泳于（或说驾驭）爱与死亡之河。因此，爱罗斯，是爱欲的象征，体现着生死的冲突和二重性。在原初的某一时段，爱与死的仪式是一起举行的。它重

① 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② 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

现炽热的性爱，但在快乐的高潮之一瞬，“死亡”又逐渐来临。^①

西方的人鱼故事，多以主人公死亡的悲剧告终。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塞壬在奥德修斯驾船远去后投水自尽，爱神维纳斯所钟爱的美少年安东尼斯在爱的迷醉中为野猪所咬死。即使是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美人鱼最终也是变成了海上的泡沫。

大团圆结局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之中，中国人鱼传说的故事模式也表现为先悲后喜。白娘子被压于雷峰塔下数年之后，终于被状元及第的儿子所救，一家团聚；柳毅和龙女经过一番波折之后终成眷属。这种大团圆结局模式的形成、巩固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有关系。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养成了适应型、顺从性、依赖性、被动性、保守性和稳定性民族心理。这对于根植于中土的人鱼故事的发展有很大影响。^②同时，佛教的轮回思想、因果报应观念也参与了大团圆结局的形成。白娘子的故事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从本来血腥味甚浓的恐怖故事，逐渐转变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悲剧故事，最后发展到戏曲《雷峰塔》以大团圆为结局的故事。这种形象的转变，更多体现的是古人在封建儒家文化本位的社会环境下，以劝诫世人警惕女色的诱惑、遵守伦理道德为目的对“爱欲—死亡”母题的传说的改造。

中西人鱼形象的内涵既具有意象的一致性，

也具有文化品格所带来的内涵差异性。人鱼，无论是美人鱼还是中国的鲛人，以及由美人鱼或鲛人所衍生出来的鸟人、蛇女、龙女等都是神秘、危险、诱惑却渴望爱的女性化身。但是它在中西文化背景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又决定了它们的形象不可能完全相同。总的说来，中国汉民族的在农业文明、儒道释影响下的文化心理偏向中和，追求稳定，渴望永恒不变。而且这些人鱼的形象总被盖上一层封建伦理道德的外衣，有恩必报、恪守妇德是中方人鱼故事的要素。而西方民族的文化土壤却全然不同于中方，因此根植于其中的西方人更为追求一瞬间光辉，爱可以超越伦理、道德的界限。他们更加奉行“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其悲剧性较为纯粹。因此人鱼形象所包含的“爱欲—死亡”的冲突对立在中国的人鱼故事中被柔化和喜剧化了。

本文作者：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中文系
讲师、文艺学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① 萧兵：《美人鱼·性、生命与死亡的意象》，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② 万晓高：《中国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蕴涵》，《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2期。

The Comparison of the Mermaid Imag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ythology

Huang Xuemin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mythologies or tales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which have become rich literary materials. Both images of mermaid contain two main factors; dangerous and tempting. These two factors form a theme of eros-death in the literature. They show the complicated attitudes of both love and fear towards the mermaid and other animals living under the water. The images of mermaid deeply rooted in the soil of folk culture, reflecting the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s of China and the West.

Key words: the image of mermaid;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eros-death